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二百五十卷目錄

敬天部總論

書經 卷之九 敬天部總論 皇極典

詩經 卷之九 敬天部總論 皇極典

管子 卷之九 敬天部總論 皇極典

荀子 卷之九 敬天部總論 皇極典

真德秀大學衍義 卷之九 敬天部總論 皇極典

性理大全 卷之九 敬天部總論 皇極典

敬天部總論 皇極典

王者天文天皇事日獻 唐浩虛舟

昊天道疏 朱呂公著

敬天動民疏 元許衡

畏天保赤 明朱孟震

敬天部雜錄 舉謙貞

皇極典第二百五十卷

敬天部總論

書經

虞書 卷之九

乃命欽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大呂氏盟諫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

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復天而奉天時所以

欽敬為主

典

皇極典

敬天部總論

書經

虞書 卷之九

乃命欽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大呂氏盟諫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

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復天而奉天時所以

欽敬為主

典

皇極典

敬天部總論

帝曰咨汝一干有一人欽敬惟時亮天功

其職以相天事也 陳氏雅言曰一干有二人之

職皆天之職也與天教德天扶服天命刑天討無

一事之不本于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

為而人代之帝舜于此語以欽敬亮天功者欲使

知所敬也

舉陶瓌

無教遠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一日萬幾無廢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

天事功一職之或職則天工曆象可不深戒哉

天彼有典勅我五典五惇放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故阿黃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教故有土

百大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

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

者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益張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後

勅勅戒勅也後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

也惟後者無事而不戒勅也孟天無常理亂安

危殆焉僭伏今監治定功成理備樂和然罔刻謹

畏之不可則忌怨之所自起矣樂變徵之不察則

歸思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夏書 引征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卷敬天部

告子及曰庠序有典聖有訓明徵定保先王克爾

天戒民人克有實德百官修厥厥后惟明明

天戒曰德之類蓋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

高齊仲夏之語

懍懍於維其始道有禮履皆舉欽崇天遵水保天命

欽崇者敬畏奉養之意有顯者封殖之昏暴者

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奉天遵道水保乎天命矣

伊淵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太上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

稷宗廟罔不嚴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無疆萬方

大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常享于王元職天位顯哉

又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小臣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

虞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維

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

弗克庸德神唐氏皇天弗保于萬方啓迪有命

眷求一德惟作神王惟尹躬暨湯成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祿豈豈莫止非天德我有

高惟天佑于一德非商亦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

惟一動而不吉德二三動而不凶惟吉而不信在人

惟大降災降在德

第二四一册 之〇一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二百五十卷目錄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卷一百一十 敬天部總論 卷一百一十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敬天部總論

五入司書集卷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卷敬天部

帝曰咨汝一干有一人欽哉惟特亮天功

其職以相天事也陳氏雅言曰一干有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與天教德天扶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于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帝舜于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無教遠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一日萬幾無廢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

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既有典勅我五典五惇放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故阿黃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教故有土

百天一人理國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益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後

勅勅勅勅也後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勅勅也惟後者無事而不勅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倚倚伏無常雖始定功成理備樂和然苟刻謹畏之不行則忽忽之所自起憂憂幾幾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夏書引征

告子及曰庠序有喪聖有訓誥明徵定保先王克爾

天戒民人克有孚惠百官修禮厥后惟明明

天戒曰俾之類蓋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

高齊仲康之語

惟上帝不常作善者之百罰作不善降之百殃

伊訓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

稷宗廟罔不祗厥天監厥德用集大命無疆萬方

大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顯哉

又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小臣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維

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

弗克庸德惟神唐氏皇天弗保至于萬方啓迪有命

眷求一德作命惟王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九有之臣保厥家皇止非天德我有

高惟天佑于一德非商祚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德

惟一動四不吉德二三動四不凶惟吉不惟在人

惟大降災降在德

第二四一册 之一

周書卷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上帝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嘯嗚呼其李何弗敬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嘯嗚呼其李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誓武周公之誓也商受嗣天位為元子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受命罔行無疆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歡忘言王居其赤何弗敬乎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既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於智厥謀在天知保抱攝持厥婦子以哀厥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共敬哉

此後王後民指受也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空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邦者甚熾病民者在舊民困靡致保抱攝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投天亦哀我而眷命用歸于德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戒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大造從于保而格大若今時既歷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格天若今時既歷厥命

此從于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而相也觀古先民有夏天罔辟迪之及從其子而保者也

者今時已歷厥命矣今視有殷天罔辟迪之又復其格正夏命而保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不可恃以為安也

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今中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稱我古人之德則曰其有能稱謀自天

稱我古人之德則曰其有能稱謀自天
人之德足以資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稱古人之德足以資子嗣位不可遺也況其能稱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致後用顯費于民吾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十中且曰其作大忌其自賄既皇天步視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干厥有成命治民公休

此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十中王來紹自服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十中又繼周公管仲作此大邑自是以前對越上帝可以察神祇自是以前宅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

王先取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翼于有夏亦不可不翼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德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德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此林氏曰古人于天命不以為必有以為必無故必公于歷年不其延德不敬知者疑之也至于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懼且二國命嗣若功王乃胡服

此今王謂受天命我謂亦懼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有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始至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靡年如今我初服

此胎始也言王自胎始至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靡年如今我初服

善則善矣自胎始其命為政之運亦猶是也今天其命主以哲乎命以吉道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留初服而致則亦自胎哲命而吉與靡年矣

宅新而擇德王其秩敬德王其德之而新天永命其惟土勿以小民言而葬葬亦致於喪用又民有功德刑者竟之反致于敬德則當殺于刑勿以小民通用非法之故亦致于於幾用治之也惟顯導民則可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將刑用王不丁越王顯

此元商也居天下之上必有尊天下之德王位在德九則小民皆稱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谷以顯矣

上下動惟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命

此若君臣勤勞曰我受天命大知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歷歷年欲兼夏歷歷年之末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命者歷年之實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隸民百君子越友氏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繼我非敢動性思奉幣用保王能斷天命

此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威命明德有德威德明也言予小臣敢以成周百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王當終有天之威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勳惟奉幣而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威臣職之所當奉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自盡也

周公若曰君與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某乎子休若天非在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大歸川吳氏曰不幸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既受其命而我有周既受之矣給天命難溥有勳則留無德則旋去若者以實威以實惠承乎于休命之節也出于不祥命之去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不敢言乎上帝命弗永違念天威嗇我民則我違惟人在我後嗣于孫大弗克奉上下過依而人尤在豈不知

周公歎恩言曰昔曰是在我而已固公稱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承違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于孫大不能敬天取民騶悅修邊經作歷文武功顯可得謂在豈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諱乃其學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天命不易納詩曰命不易故命不易保惟天惟謙信乃其學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非明德也

在今子小子且非克有正道惟前人先施下我乎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尊王德廷天不庸辯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天命不易天難諱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德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所受之命也詳經

大雅文王

穆德文王於緝熙既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慶不德上帝既命休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諒蕭于京此作厥將常服歸厚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大歸川王氏曰天資命商使有九有之師今服于周所謂備也

無念爾祖修厥德未言配命自米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號命不易
此言殷未失天下之師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教無弊無異漢刑文上萬邦作孚

此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村之自絕于天而布明其善于天下又度成之所以聲與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善無惡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于文王則善邦作而信之美

板

敬天之惡無敢戲侮敬天之滄無敢馳驅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此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不敬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此言城宋氏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

周頌吳天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廢夙夜其命宥密於將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此言天祥明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謹虔寧而其夙夜備德以承緒天命者又宏深而精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我將

我將我羊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此言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石乎蓋不必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讀四方伊緝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侯之

此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候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慶源韓氏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
此成王受意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敬之故

天道蓋明其命不倏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者附降于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臨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管子

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道離滿必潤上下而難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如其為之功既成莫如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者事之生也異趣而回歸古今一也天逆之極遠者自觀人事之起近而趨造萬物之于人也無私近無私遠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荀子

天論篇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彛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疫淫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奢略而動旱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降而疾疫淫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過怨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別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謂天職如是者體深其人不知慮焉難大不加能焉難

精不加察者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讓人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其所以參而順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逐逝四時代禱陰陽大化風雨旖旎萬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惟聖人焉不求知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口鼻心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中慮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賦其大官養其大善盡其天政普其天情以度夫是之謂天凶聖人濟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合其天功如是則知其為為如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善曲過其生真德秀大學衍義

聖典在瓊瑰玉衡以齊七政
臣按瓊瑰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渾方歷試之時納十大鏡而風雷雨弗迭又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蓋茲即位禮禮已之采當天心為我昭輝以接日月五星之運其指軌軌是天之與我也其夫度都是天之體我也正如人之事親視何適色惟恐一毫少拂于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聖而讓天敘有典勳我九典五惇諫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補故與我疏張和我哉天命有穆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懋德懋德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罔威遠于天下敬故有土臣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義其別有五章之所敘也待我而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體其別亦有五天之所敘也自我而不失其義其可不敬乎宜異惡音敬也君臣一心格奉天職是謂之不敬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則在我有罪者天之所討也五刑之刑則在我其可不敬乎天而命討之故小而命討之者勉之又勉至敬也天聰明在民天而威在民民天之所命也天一人一理連繫間有民社者其可不敬乎此聖朝之善養者如此隆古君臣而謂講教治無一事不本于天無一事不主于敬莫後世所謂法與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顯爾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厥社稷宗廟罔不敬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懋經萬方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作者以湯之所以敬夫者王之夫夫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遽于幽顯之福聖人視之察然心目之間故當懸懸而不怠斯須斷斷惟恐已之所為少拂天意則明命去之惟此一心於天故大命生彰帝廟無不肅肅大祝成湯之德此故大命生彰帝任無安萬方天視自我天亦能降禍福曰監可見天人之交文至而非道也嗚呼為人主者奈何伊尹申湯于王曰嗚呼惟天垂象惟國民罔常

懷德于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讓大位職數惟
治者德風與治同過周不與與過事因不亡器帶
恤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時感厥德克配上帝今
王嗣有令緒尚冀其哉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德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
之未暇故以三言復知天道之無私袒惟敬
則觀民心之無常惟慎則懼鬼神之無常享惟
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欲則仁不敬則
私欲賊之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而不
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大有德則

必治異治則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命合
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成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厥德保
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匡又曰惟吉罔不借存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告君之辭也太甲處仁邊讓伊尹
之責矣夫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
難謀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
必信也曰命靡常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
人無定也在也吉與祥為福德之吉則祥應之凶
與災為禍德之凶則災受之天難雜信言常厥德
者必保厥德所以為可信也命靡常終有吉
德者必保祥乃所以為有常也

名器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得其次何弗敬又
曰天亦求于四方民其飭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

主人司馬長史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卷敬大部

王厥作所不敢不敢我不可以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如有夏殷大命惟有夏我不
不敢知曰不共遜惟不敬厥德乃早厥厥命又曰嗚
呼若小子罔不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吉凶命暨年知今我初服宅邦止建休惟王其疾敬德
王其德之昭乎天未命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
命不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曆年欲王以小民受
天末命

臣按召公一語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惟懼之心
也昭昭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甲殷之命蓋紂
元子也殷天邦也其命若未易改而天遽改之豈
不可畏也哉夫言天命命雖有無窮之美亦有
無窮之憂蓋以天命之靡常而夫謂之難必此其
為可憂也既又與夏商言之謂其既既受天命矣
其歷年之末不求我哲不取知所可懼者惟不敬
厥德過早昧厥命此則灼然不諱者也既又以生
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若考皆定于一初生
學則明愛身則壽今主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
況乎上薪大巴而居之豈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
命以吉凶命以曆年皆曰今日始其可不講乎既
又曰王惟德之明哲天未命又曰大命至公不可以
求而得也曰嗚呼天末命何哉若一于用德乃不
祈之謂也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
曰上下勤恤即所謂無疆之福也上下一心動
而愛之則夏商之兩世庶乎其可冀乎未則厥王
以小民受天命命在大於小民十何與夏天無
心以民為心者一福之中曰敬者凡七八曰嗚

呼哉其奈何不敢曰王厥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
王其疾敬德言之涉理之切臣故曰此老臣推德
之心也與將成王泰百年之壽而國天下世過于
夏商恐後知召公之言宜有補于周室
臣王文命作周也其一章曰王文王在上昭降於天
顯王邦其命維新周不顯當命不時矣昭降在天
帝左右又曰程程文王于昭昭昭改政畏厥天命有商
孫子商之孫子其靡不危上帝既命使十周服祀服
于則天命靡常又曰其未喪帥克配上帝宜馨于殷載
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疆無疆古昭昭昭問有虞啟
自天土之文載載無疆無疆刑文王萬邦作序
臣按此詩則公所作非文王之事以成成王也首
章言王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國之為一
則之有自自君侯公劉以來歸歸于殷可謂集矣
惟文王無天同德故入德以維新之命焉有不周不
顯蓋言其德昭也帝命不時蓋言其時也詩人
之解類如此惟既顯天命既昭然文王一勝一
降當於皇上帝之左右而未嘗少闕此所謂之德
之純也四章言程程文王昭昭昭昭亦不已
故大命集焉夫以商之孫子其靡不危于他然天命
命以歸于周商之孫子亦皆伏服于周則固當言
商安今乃反居于周可知已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
之首中下又呼王之善民而告之曰得無念爾
祖文王德之昭昭也且言其思慮而告之曰得無念爾
欲其中或于王也六章又言欲念王王惟在遠遠
其德昭昭已能修德則可以永膺天命而福祿自來

第四一册

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倘自求禍則自求福天何容心其間哉方有商未大衆之特孟常克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于足言以爲蓋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文謂命之難保母使僅及爾躬而已至于成王內世則周公已受其命之不延而欲使王布忠告問而度商之所以失天命者蓋佛論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以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商之所以興矣誠無起而助之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見則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祚未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而諒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蓋將終乃頌之曰凡欲使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所以信服也文王之詩七章蓋周公觀肇後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官別之辭轉書之備懷衷直而後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貽頌之自放有不可得惟聖明且深念之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惟忱恤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換四方其三章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中忱多福厥德不罔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武備心臣按明明在下指若德而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赫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遑咫尺之間此天之所以爲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以論封言之所居之尊則天命所傳之正則放適一日天譴暨欲挾四方而有所不能此讓名詰皇天改厥

元子之命同意者所以深敬成王也既言商封之夫又言文王之行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述其自稱由其德不遠于大故天使唐受四方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武備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罪在不貸時恃者上帝之臨而己改者武王自謂也商對無道天命討之其所以強弱成其心乎此一言也顯爲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土人上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消弭于冥冥之中矣豈小備哉敬之聖臣邁厥嗣王也敬之天進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曰臨在茲

臣按成王即成之初聖臣邁厥嗣以敬大萬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者莫如敬故聖言以來其聽夫天道其明不可欺也天命惟懼不易保也祿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于車馬之間天之臨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聖臣以頌以格心爲主故其言純粹如此人才有深味之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風夜畏天之威于時侯之

臣按此即考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者也此頌作于成王之辟古之人謂交頌曰漏賦也受幅于文王而上帝之宗矣然豈敢自滿哉必也夙興夜寐盡瘁休惕畏天之威於是以保其身天命爾後世人主一知祀明堂之禮抑修然有矜人之心知漢武諸宗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淺多矣板凡伯頌周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齋無敢馳驅矣天曰明及爾出王莫大曰日及爾游衍

臣按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月食之類天之謫也若爲天子其事夫知事患熱視之深必少有不得人于當端自發責敢有輕忽傲慢之違耶天之怒畧小有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爲戲豫馳驅之失非易之善當電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孔子過雷風烈必變而祀禮者亦曰若有疾雷過風其由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古之人上于日食星隕之類必減膳撤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戒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覺雷殿震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左右不得變異夫當然豫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適以制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懼如此惜哉王之終不悟也

性理大全

君道

南軒張氏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觀聽日物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爾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棄之

敬天部藝文

王者父事天見事日賦

謝海處舟

二儀覆載德之廣者唯天... 故王者天也也父事無息子日也... 邦作實四海為家仰元氣而最昏靡... 尊非餘華多難躬履中原神降上國...

畏天賦

宋呂公著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古今圖書集成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卷敬天部

君勤志天必應之者... 恐者志天則必... 影彰陽文武以畏天... 說以陽會世年... 懼於省級個身... 事焉致災之由... 保之然則有天下者... 一言一行皆合天心...

顯天功德

元許衡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 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 去易速變前此後此... 則有亂亡之應... 飲俸其未見其北也... 正統專以養民為務... 天下之憂萬世憂也... 下流誠相稅也... 得而和氣應也...

以慶天祝臣請與其安... 險憂夫祝臣請與其安... 故孟子謂民為萬善... 願曰我民聽以是君... 不足也若君不求之... 求之有餘斯民皆以... 乘屜之戒已萌而不可... 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

敬天辨民議

明朱金榮

臣惟自甘守生... 貴能日報遂遂惟... 極深應則子... 願別我皇上... 承我祖宗德... 於惟之澤... 而昭事... 王非小臣... 痛疾... 惟皇上帝... 匪以齊其... 惟天惟民... 惟天惟民... 惟天惟民...

草澤被禍山岳騰光迫我世宗於昭烈祖欽天風厲
垂極繼不顯不承以啓我皇民心歸憐天眷乃誰
郊祀誠禱田躬未於惟皇心念哉國難小臣何如
仰冀聖恩所期舉獻念會動母曰甘霖常曰欲白動
母曰治安於家足取性命惟保曰甘霖常曰欲白動
以保無難法宮密帝常精神猶我有萬機惟一
勿謂天運而鑿在茲勿謂臣儲而或辱予我敬我勤
誰其勸我我欲我勤誰其替我其違其庸度於我東
庶幾盛治保於有終天麻民和未幾無極祥風協氣
性靈之力免天爵世臣真造願俾聖少助駕欲

畏大保泰道 恭謙員

臣聞天不愛道天不愛黃極治之象也乃保世滋
大之機必得乎祈天永命之主何居耳以聖宸黃
屋無息不典帝道通惟人主功刻無情其君天下
之心即頃刻可以擊乎上帝之祀故典共祀網常
克深疾威以昭其變是以孔甲有盤玉之銘武王
有戒懼之銘精誠洽神明而豐功偉績建萬世不
拔之基欽明濟厥躬而孝帝配天璣五聖相承之
化未見治不悖乎天德德不符乎帝心豈擬俾安
得以滿和成理者也惟惟皇上爰賜臨御悅若
取匱元履歲頌四十二年有違之軍人釋符就國
享百年萬歲之慶故其于天可謂無交其
于治可謂太平矣願聖壽大命而天災人變稍與
其間橫掃四封而正事古制未修其首臣聞明王
致治于天亂智士決機于木形今天下謝云晏然
而其火飛地荒旱魃淫沍不生庶幾符用願曰
亡其亡其繫于苞桑又曰戰天之憂重敢陳豫又

曰高在上曰監在茲又曰治之極禍反為福
古有安民惟德以近天祐者古有克己洗心協治
天祐者更有修政以德而士實助以遠天心者茲
丑不特之全國萬世之遺德或所願乎上以日者
又日之新慶在宮在府之禮儀夜半有微聞降子
胎前慶後勝見慶承本重親之心保慶成之福
朕庶天戒其長守而金陸且未末無傾矣帝又聞
哲后不忘凡豆之節所以謝其德慶而不忘暴芥
之忠求以失其心監聖不事東境而日中時思臨
復日本初考聖典地守正節不詩之朝用天陳說

之日詳以聖典免詞輕演慶誠謹選冠冠其詞曰
聖德配天求民之莫天命不遠於昭我皇德配孔明
天地合德萬物覓則監臨合吐位育養生度對四象
左配八絃應此上民為天所賴君則天和匪則家寧
哀憐災民家如在御慈茲我命代天有言宜和鼓
鴻辨行煥勿感爾心悅載瓊瑤惟君實謂肅將天威
嗚矣若有鐵錫如雷惟君致化愾如天行八風濤濤
四海同聲勿以背近友奸惡駁事上帝遊主之度
勿以聖躬自作聰明察遠萬善辨皇壽誠體天之行
法天之健速似春風急于次萬帝臣可簡帝心不載
嚴嚴奉冰三日一百天道隨風居萬惡掃耳日賴茲
自却侍醫是曰天稱大明所賜無窮情自肘多欲
是曰天理六合歸仁萬物皆已歸彼仁人配命克肖
九開德澤三分有商惟臣始復命臣庶盡慶慶德
上天降臨主德齊聞神明昭應格于庶民遠于宮祿

敬大部記事

昇中于大自謙可堪克就崇文仁治實大慶不遠
四維綱安市臣臨下掃息降觀敬茲勳章用比銘盤
明明我后百世永刊

說先君道篇是壯不見妖而遠不出孽則精
于山川曰夫其志于厥此能未過于天必不逆諫矣
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功
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二年春正月高有傳師尹勉
修厥職職行明命敬若昊天以臻兆
稽古既神術神察者康為公躬探見時景首履見于
是太保何曾舉神寶問符微符見曰陰陽者泰
六診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難舉標
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鑑顯而思聰
自我人聽明是以人主順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
應受多福而末世克祥此先王所以退災消咎也
北周書魏之儀傳京兆郡丞承運字承承京師位
上疏曰昔漢祚在兩殷土固之獲福今元象垂譴此
亦與周之祥大符經誠駭駭未盡銷滅之運誠願
亦與周之祥大符經誠駭駭未盡銷滅之運誠願
願可除罪案方因矣
唐書陳子昂傳垂拱初諫問學臣謂元氣當以何道

子昂卽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
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
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之通於天也於是養
成聖在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
降祥瑞行風厲時草木茂茂茂茂茂茂茂茂茂茂茂
奉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遵命
觀和欽若昊天聖學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
夏商之業樂封晉康陽陽乘行天地震怒山川神鬼
發妖異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追則文武
御業誠信忠厚加於百姓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
下方和而幽厲亂常惡感暴虐天地川冢沸崩
人用忿怒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
虐為報顧不哀哉近隋煬帝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
難起故身死人于示廟為城厄元氣之理也臣觀亂
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
竊按傳授位階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遷禍者對
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祲祝有司祭
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毛之福書史前史如失德以
却災禍神以可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讓也將帝不德
故託焉

漢堯錄太宗嘗語近臣曰國之上端惟在豐年項來
五穀虛登人無疫疾求未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
貺若此能無幾乎
國老謀慈祥符中天書降臣臣稱賀宗道王疏略
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佑
以垂報治準于上則出異以警戒又何書哉臣恐奸

臣肆其說妄欺惑上惑與宗雖不聞納然其奇之
運壽錄慶曆六年帝謂輔臣曰臣臣僚有言見慶者
國家雖無天異亦當自修賢見困滿見者乎夫天之
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主知臣下之過失示
以戒勸使自新則不陷於咎惡此天心之仁也敢
不獻異奉承之
玉海皇祐四年九月己巳王洙講洪範五帝帝曰王
者用五帝皆本五行乎洙對曰王者治五行行其性
則五事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證夫洙有咎證是以
蜀人克譴天戒以修其身上曰奉天在於修德戒謹
於未然必使謹告然後修德德畏天之道也
歸田錄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郡城水深數
尺上降詔責朝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憚患天變
之語上夜批出云澤雨為災車戒不德違令除夫大
臣惡錄之言上之甚己畏天自勵如此
遼堯錄神宗熙寧中召拜左僕射平章事密既在未
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密
聞之嘆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去亂亡無幾矣是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
所畏使暢排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
也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
以明其決不然者
宋史陳允之傳允文七歲能屬文紹興二十三年登
進士第中書舍人越首薦允文又召對謂人君必畏
天心安民必法祖宗上應納之
玉海乾道七年正月己亥出放天圖以示輔臣上曰
無過一福享國久長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

欽敬天事每屆其國朝女觀覽以儆儆名之曰敬
天圖陳允文奏古人作無過圖殆本大其事陛下
圖書中敬天事又違過之懼聖人畫躬行之實教畏
不已必有明效六月乙卯上曰敬天事已屬國重
之座右朝夕自省一日仰仰等便殿觀之又曰人主
儻不畏天尚何所畏允文奏願領此圖刻之琉璃上
曰作敬語并圖付出
洪熙四年五月己酉宗正少卿程叔達對言王音
許君示敬天圖願得稽首拜觀上顧左右取圖至命
叔達起觀上亦誦讀每至前代王者或不能敬畏修
省則曰此圖美惡益著亦欲以之儆戒主無逸篇則
曰無違言人君享國久長由嚴恭寅畏所致尤當以
為法

明寶訓丙午八月壬子會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
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答微之應天祖曰天道微
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夫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狂
若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眚不生不能
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其
子以是告成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
人事上合天道然君若為人者當勉為人臣者亦
當修德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吳元年十月丙午太祖謂侍臣曰自白起兵以來凡
有所為悉何始胡天心必垂察于其先見故能常加
佑省不敢違誤侍臣曰天意在於其在上下故能修
省者蒙福不能受禍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
人君能體天之運運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
宋公一言矣恐後者為後憂當甘雨應期災祥之來

明倫彙編 皇極典 第二百五十卷 敬天部

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太祖將告祝高郊戒飭百官統
事曰曰一心對越上帝處髮不誠惡心必乘其機
勝息不敢私欲必殺其高遠鬼神幽隱而有怨心然天
勝高所鑿遷鬼神幽處所歸顯能知天人之理
不一則吾心之誠發自不容于少愆矣今當大祀百
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二年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太祖御
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
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惟保無常之天命付諸報復
佚之庸主豈有不放朕若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
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亦降而
故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四年七月壬子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
君多喜依諛以飾虛名甚至上下詐偽端應以惑謬
迨至於天災垂戒朕聞於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
相李沆曰聞災異其心實存警惕朕後遭澶淵戰大
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臣曲意迎合固謂悅天
使言祥瑞者相繼于途獻災者三萬餘本朕思凡
事惟在于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白
今月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禮年之非即時報聞齊

洋即首曰陛下敬天勤民朕大于此非惟四海蒼生
蒙福誠為聖子歸皇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十
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成太祖謂羣
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
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圓丘夏至

祀方丘近古典禮以報覆載之大德惟風化育長
養精神格降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臣等咸頌
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名山藏典誤曰洪武十九年上坐東閣與侍臣論天
人之際上曰天無人無一當以心為天

明寶訓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
成天氣清明聖極陳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
所致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
天以子民之在任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
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令人任守令一事若
不能恤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敢執大器又曰為人君
者交天行道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新廟
於己也實為天下蒼生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癸未太祖謂太子少保薛瑄曰帝
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
然久安朕嘗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
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
綏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都與狀共事者入風夜左
右君躬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爲
言使知有所警飭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豈為鐸
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死敢不
盡心

典禮記本樂四十年十一月大薦享於高皇帝后臣庶
前考厥慎其刻其日甘霖降聖殿樂出神樂獻款
宗廟歸廷臣助曰朕敢事天致孝皇考皇妣昔及
幽靈祥祥畢員爾聖臣夫負朕不敢當罪皆上天眷
佑皇考皇妣聖靈垂慈及爾聖臣忠輔朕協和神

人之所爲檢較觀自有道之君研端之來愈加警
畏南宮龜輔臣躬奉天與朕自皇考皇妣聖臨之意
明外史惟先佛先帝言凡祈禱應見皆聞之休戚請
依唐令若屬屬錄錄卷圖書令大瑞者所司求來佛
鳥獸草木之類獻賀皇帝曰卿等且誠祈瑞非也
夫災異之來上天垂誡警四方或有變微無論大
小其令所司宜慎焉

帝擬傳親祀社稷奉天風雨還奉外制恐儀費議
體不合致天變深慮實待奇乃賈之

名山藏典誤曰洪武即位勤曰朕體在戎收大德民
不敢忘應天賜聖賢朕其學巧意者德未修政未舉
朕心未決行未定敢仰祈聖靈地懷不勝無能匡
安和款其各格恭以回天念
弘治二年七月朔日遼東大雨南宮又有風雨
之異朕甚懼天禍臨文武百官其修省躬酌以疑政
關於廷臣各言事皆從之

三年十二月臣等見天律歷書室人室者勸諭文武
羣臣曰天示吾戒朕奉沐生天宮已修德爾等宜各
舉職盡責毋得再犯軍民利害得休休休休休休休
舉職盡責之通於廷臣言事悉從之
嘉靖十六年五月雷火擊身殿賜賜上曰天戒謹身
致招在朕其與百官共之

三十九年十一月將祭上諭禮部曰朕收天不怠郊
祀大事事其命曰事天當盡
明外史禮部因事納思倫奏無所避請遣天戒
極民躬職大服神下交修詞其切實帝爲嘉納

敬天節雜錄

詩說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奸臣亂政於外變妾取德於內大夫憂危亡之將至故作是詩賦也

春秋繁露大統其道爲萬物主君統其常爲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勝天不則則列星亂其行王不聖則刑臣亂其官是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

天有不和而德有不和也復者天之德也伏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幾貴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輩有所檢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貴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

潛夫論遠報篇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已天爲髮移或若休咎應覆月之旋早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忍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爲天意欲然也

魯解之錄則念得人之祐感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

枝山前開洪範內惟天陰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厲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謂四時

五穀結實立茲民之命此天之陰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教五教以教民明九刑以淑教保護和治使強不得陵弱使不得暴暴而各安其居也
信古餘論詩云求福不回未聞回厥德而能獲福者此豈可妄希天祐惟當專意反躬自責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第一百五十一卷目錄

法祖節總論

書經 大甲上 大甲中 大甲下 其命

詩經 大雅 小雅 國風 召南 鄘 衛 魯 齊 魏 唐 秦 陳 鄭 宋 衛 齊 魯 燕 趙 魏 晉 秦 漢 魏 晉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法祖節藝文

祖述宗家法劉子

蕭梁原記

法祖節紀事

宋呂大防

明宣宗

基德德

皇極典第一百五十一卷

法祖節總論

書經

商書 大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祖康宗廟罔不臧厥天監厥德用集大命維禔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承天地神



大甲上 大甲中 大甲下 其命

詩經 大雅 小雅 國風 召南 鄘 衛 魯 齊 魏 唐 秦 陳 鄭 宋 衛 齊 魯 燕 趙 魏 晉 秦 漢 魏 晉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張野撰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身能左右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百有終相亦有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載厥跡不辟

香厥祖王惟懼罔聞伊尹乃曰先王昧衷不顧坐以得且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厥

乃儉德惟懼末蓋若虞機張行若括于戾則釋欲厥止幸乃祖微行惟朕以惓萬邦有辭

惟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右括于戾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終于後世矣

大甲中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後我后后来無悔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

王德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于其德觀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遺遺忘情也

大甲下

先王惟時懋德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成湯地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德視此也

受命下

監于先王成憲其未無惑

先王成法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湯先王之法而過者不有也亦此意欽陳氏曰監先王成憲欲商宗以湯法也

同書康誥

王若曰孟既取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審舊章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慎樂之謂之謂謂勝去之謂

不敢侮寡孀無庸戚戚顧民用肇造我夏越我一邪以修我百士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及殷紂受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乃厥兄弟茲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陳氏大猷曰志業既以受封爲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禮景汝兄弟之難故汝得有此土地庶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

子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違乃文考緒聞水德言在數示于朕先哲用保又民汝不違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謂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今治民將在祗違文考之事舉其所聞而履行文王之德言也

無逸

周公曰嗚呼厥惟我周太王季克且擇畏文王身服即康功出勳其懿恭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成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燕呼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服享國

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維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
法文王無過于觀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
文官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夫而包小也言燕邦而
不言萬民以逸而見近也
詩經

大雅文王

穆穆文王於緝熙庶政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懸
常殷士膚發輝輝于京厥作禮將常服歸呼王之蓋
臣無念爾祖

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
乎蓋以戒王而不放斥官猶所請敢告僕夫云爾
無念爾祖非廢德末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末喪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三山李學氏曰成王秩念爾祖則在乎率德
而已能修德則可以秩合天理而福祿自來矣
命之不易無過爾祖宣昭義固有虞殷自天上天之
載無弊無虞儀刑文王無邦作乎

周頌周于小子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言武王之念文王常若見其降降
于庭猶所謂見冕于瞻見冕于業也
於于皇王德序思不忘

皇王憲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
止者思維此序而不忘耳三山李氏曰武王能
以念茲皇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繼祖為孝

法祖部藝文
進祖宗法例字
朱呂大防

哲宗御選某閣召宰執諸讀官讀實訓至漢武帝
蕭何山提封為上林苑哲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
共之何用此也上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
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
廣祖宗家法以進曰

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一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
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
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安宮祖字以來事母后
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
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廷新姑之禮見獻穆大長
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
臣相見唐入開闔有駁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
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專政事常致敗亂本
朝母后之儀尊不豫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
高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
君雖在宮禁出與人聲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九十一卷法祖部

世多人力欲亦欲歷歲底積累著此動身之法
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履芻蕘祖宗以來燕居必以
禮稱陛下昨却禮畢具禮謝山后此尚禮之
法也前代多深於刑大者誅諸小者遠置惟本朝
用法最輕臣下無罪止於罷職此寬仁之法也至於
虛已納諫不好田獵不尚畷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
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遽法前代
但書行家法足以為天下

廣樂禮記

明宣宗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其顛有廣
樂殿承殿中殿書符皇祖太宗文皇帝萬機之下燕
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推顧山川而論股曰此
古軒轅所都而後來魏夫而都之也宋弗良于行金
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有股
聖加弗良長壽天聖高皇帝聖德備之甲辰用
麗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于諸子
以命我輩故一方我惟風文敬廟不敢違誓以仰嗣
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蓋因我朝宗室
舉四方全盛之師以加我於特茲城孤立始一髮引
十鈞矣順天地宗廟之祈禱以城之屏藩於萬古安其
危而存其覆又田以清慈慈賦社稷而至今日夫
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高皇帝以大德
而得之又載籍出而帝股曰此宋之良祿也予之不
振以是室不戒而延元元不戒而加傷焉我親其
戚思其人履書所為微字彫諸者也諱言始來就
國沈其修存其製而時游若則未嘗不有微于中昔

唐九城宮太宗亦因階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
 查無跡以有監省故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務除
 訓政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志聖賢之明
 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猶受命無歸位志書
 不云乎皇帝有訓詩不云乎儂刑文王詩訓以以來
 凡事天愛民一體皇祖之心敬而行之訓淵屬屬罔
 間夙夜比登茲山顯視藍宇歲久而麗運合工修責
 未念皇祖微如在敬以所授大訓率而勸諸珉石
 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于億萬年宣德八年四
 月丁亥記

法祖疏

蔡德德

臣邊微末吏不敢越位妄言每念聖主德勞勉期少
 效恭養近接邸抄恭讀萬曆三十一皇太后上青衣誠懇者
 求風過之盛禮不勝惶懼伏思皇上臨御以來德明
 首出網覽萬機救試臣工露寔並運今災變復爾頻
 仍應明猶未屬災致令至者獨甚凡為臣子何所逃
 罪今皇上不古罪諸臣而反求己過聖恩獨微同與
 堯統辨業萬古媲美而臣猶有不吝己者敢引伸聖
 意少佐高深易曰風當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
 改言改過之大德如日月之光明也惟我高帝御極
 九年求言百計五運來五星垂象日月相刑高居日者
 映卷在乎人君等思至五星垂象足推諸諸臣
 民言言朕過又論山東布政吳印帝天燬於上朕心
 惶惶詔令既行布滿天下中外敢然無有言者獨躬
 敷肺腑備陳國事雖的否中豈不盡己之謂忠

哉所言忠者即時施行餘未至者惟且勿論夫高
 帝再選乾坤與舜舜復出聖有過舉過與而懼禍
 臣民言過忠者即時施行豈非高帝之大勇日之
 大明萬古為烈也自好歸已過而益昭聖德乎愚稽
 成周舉兵之謫六事自賢曰政不節與民失險與宮
 室崇與女謁妻與苞直行與謀大昌與言未已大雨
 方數千里者極湯智勇天錫改過不吝夫湯又古再
 選乾坤之真堯舜也而六事自賢改過不吝告之天
 下垂之史則萬古頌德至今不衰又風雷大勇日月
 大明之彰明較著者也今我皇上宵旰憂勤日求才
 而異才未出日恤民而民困未瘳日理財而理財愈
 濇日治兵而兵威未壯固臣良皇上非皇上自諸臣
 然上天垂戒多種侵憂中豈無因皇上則既齋居者
 過矣必恭默深思實有過以致天變之聲警心既斷
 立誓實用何改圖以聖天心之仁愛又必不但深宮
 自道而法前帝之謫告臣民言朕過以當帝下情

為格天之實事又必不但懸鐘求言而注高帝之言
 忠者即時施行未至者惟且勿論以答納賢道為同
 天之聖際蓋過不改始謂之過過而能改則過復于
 無過而追謂之聖德且帝王之道與卿士業燕不同
 淵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故德與天下共見更與天下共仰即其見之過亦
 聖德也今夫一代之才原定供一代之用天下之
 財原足養天下之中原赤子原屬萬民不樂為
 盜賊國家兵力原足平禍亂只為得其人得其道在
 早上一念轉旋間聲名溢於萬里雷一作而萬物
 俱舉日月偶然明物一復而世界俱朗精誠下濟乎

漢書匡衡傳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元帝好儒
 術文辭頗改宮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自以為
 得上意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
 心蓋天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
 心在乎承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許者成王之嗣
 位思遠文武之道以養其心外則感美會歸之二后
 而不致事其名足以上天欲享鬼神實祈焉其詩曰
 念哉皇祖降降降降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
 前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大賢子受海內然除爾未和
 高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乎言制
 度不可用也漢書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
 以而虛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懷國家條樂成
 之美而慮其紛紛也願陛下詳覽彼業之事留神
 于道制得功以定天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修
 厥德孔子著之聖經皆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善好
 惡理情性而王道畢夫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
 性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

法祖部紀事

吸上通選過改湯近遠大祖如是而天心不悅格助
 願氣運不挽同濟者臣未之前聞即今夏夏上觀
 天罪已甚輝輝四十七百餘人而甘霖愆期天雷此
 皇上所統職而無臣臣言者也若臣無報獻之能
 而流效實難之憂即加進言以當過職妄言者戒

己之所有餘而張其不足蓋聰明強者飛于太
碧慕聞少見者飛于蓬蔽明強者飛于太
愛溫良者飛于無窮安舒者飛于後時廣心活
大者飛于遺忘必善己之所當飛而飛之以乘然後
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肩而望進唯陛下
戒所以崇聖德

後漢書明帝本紀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夏
四月丙辰詔曰予小子奉承皇業夙夜兢兢不敢荒
蕩先帝受命與德侔帝王協和萬邦敬於上下懼
業百神思於寡寡朕奉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
艱雖懼有廢失至思還飛願享天下以元元為首公
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

明帝選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官之家不得封侯
與成

魏書任城王澄傳肅宗幼朝野不安侍中崔光等
奏澄為尚書令詔曰今後內外之事皆經光朝者不
得重聞澄奏曰臣聞亮懸誦之鼓鼓重誦諍之本
皆所以廣耳目於朝說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願
基化隆自遠聖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德照汚隆必
同典書隨時道無恆憲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病無
諱之朝過蹤三五高祖冲年無辱文明協統變官易
律木為漢典及懸聖詔母儀高風愛發慈念垂心
潛微深任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下
今乃至於先朝假以一節斯派奉選之本必當垂元
元之至格以正其非之宜遠謫若千里驅馬弗追故禮
有損益事有可否文有諷諫臣等恐不謂理

官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源積之害難則故
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源積之害難則故
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源積之害難則故

唐書李絳傳絳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倭輸林李士
依制詰詰帝書釋太宗元宗之盛朕不知欲庶幾二
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道之有官之不行無益也
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紳

帝曰治未嘗任不自至亂未嘗任賢任賢天下乃
之福任不賢覆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謹此命三復下
之是以朝之

避金錄太祖初即位謂宰相曰朕守基業邊防專
大萬機主重事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
咸平元年張齊賢李沆入相帝諭之曰國家之事
在公共善善而復行之則無失矣先帝所行之事

各若規矩但與卿等遵守而已
明道中宰相欲除親舊二人為正官可諫者謂祖宗
法制甚謹須自察違今不可壞也祖宗法度甚謹
自大臣除朕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等惡懼稱死
罪沆沆言拜時下陛
拜沆沆言拜時下陛
拜沆沆言拜時下陛

法度操朝廷一紀綱則道血終日不食
唐介治平元年召為侍御史中丞某宗面諭曰卿在
先朝有重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公言先帝
在位四十餘年天下安樂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
恩德則為嘉福臣奉職竭死

宋史孫甫傳甫授祕閣校理是歲詔二館臣傳言事
重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
論進以為諷諫名三聖政範
孫甫傳傳靖康元年召為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
乞復祖宗法度宗問之傳曰祖宗法惠民庶變法
專國策對法惠民庶對請名言

山堂肆考孝宗謂講官曰建康三朝寶訓茂將終篇
朕樂聞祖宗訓誨日畫一卷亦未為多
宋史鄭清之傳清之拜少師封英國公進諫仁皇謂
典謂仁祖之厚給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
弛不操之患者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治養上氣
者宗所以為盛也英皇諭之

元史安宗本紀至治三年五月帝御大安閣見太祖
世祖魂象首以繡衣水縞為之重加補綴款款良久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明倫彙編皇極典第二百五十一卷法祖部

謂待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朕用節儉乃如此版圖敢
頃刻忘之

憲定帝紀奉定三年九月中青省臣言今國用不
繼陛下當法世祖之儉約以為承嗣臣等在職苟有
濫承恩賞者必當同奉命嘉祐之十一月庚子陝西
行臺中丞姚德請集世祖嘉言善行以時省覽從之
明臨代典則洪武元年夏四月命工書所經歷版
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國以示子孫上謂為臣曰朕家
本業農祖父昔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
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偕同領首曰
陛下躬穆垂訓與此為切上曰富貴易驕驕驕易忽
久遵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性見富貴習於奢侈
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觀庶有
所警也

名山藏典謨記洪武六年五月御製祖訓成凡三十
篇序曰自古漢宋建制立法皆在始受命之君夫其
備嘗艱苦閱人彘而歷事執比長深宮其相遠也朕
起孤貧委身行伍繼而收養英俊並驅羣雄勞心焦
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內人
之情為亦頗知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與羣臣議定
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過數茲復為祖訓一編開導後
人首尾六年七博乃定章非難長俗傷是古非今茲
史筆文弁法自非博乃定章非難長俗傷是書凡
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成法

大政紀末元元年正月己卯朔諭內外文武羣臣
曰上天之福好生為大君法天愛人為本長民皇考
太祖高皇帝受天命為天下主政教修明近古節

此版繼承大統思承託託之重爾文武羣臣共遵成
憲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名山藏典謨記末元元年八月禮部言南軍中宜有
九龍車一乘又舊有紅紅鼓各四面就紅紅鼓各
二對今開講壇上曰先朝審禮林太子孫遵用當自
朕始豈可專念以啓後者蓋聞者坤坤無者如故
明臨代典則仁宗將皇帝板念祖宗創業艱難每事
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
太祖與後碑文授諸子俾熟讀

大政紀宣德元年五月上賜聖臣御製祖訓詩上序曰昔元
漢守皇祖舊典上曰朕承祖宗成憲所以清司事
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典蓋皇太祖建國家
皇祖皇帝相承法制詳備履歷世務幾達人情深
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行聰明當守
章顯于敗亡往事多有可畏古人云商則子孫能守
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

宣德七年七月上賜聖臣御製祖訓詩上序曰昔元
之季上天厭之眷求聖德降仁于我仁祖皇帝有
純粹之性誠一之德蓋至德而弗於篤大義而不術
體仁而委和履醇而抱淑循乎自然安乎大順蓋勤
與天游靜與道俱身所謂大人修身所謂至德者也
用集天命大開經籍為生我太祖皇帝其仁如天其
智如神道冠百王德伴五帝汎濫六合經宰萬邦正
天親立人極詩書禮樂之華典禮法度之範超邁隆
古矣皇祖太宗皇帝以大德承大統神武赫著聖仁
弘範克符遠來內安外服朕勤洪烈允光於前皇考
仁宗皇帝丕立大德袞袞美化仁恩惠澤益廣聖業

是以普天之下莫不尊親同心愛戴至於今日願予
非薄克謹承繼撥度所自厥有明徹實由仁祖皇帝
湯本之隆非太祖皇帝開創之大而我皇祖皇帝得
以快廓而維持之萬世之業所由定也列聖之德與
天為一漢序述為詩九章以詒後世
宋景綱年史嘉靖四年三月初日學考嘉言善行宜
大書特書以垂萬世其以大學士費宏石琚賈誥為
總裁進寺丞周經之安陸承遺事